

怎样做好制止农村人口 盲目外流的工作

群众出版社

怎样做好制止农村人口 盲目外流的工作

内务部农村救济司 编

群众出版社

1958·7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一 为什么要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..... | (1) |
| 二 教育农村广大群众，安心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設… | (5) |
| 三 統筹安排生产和生活，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… | (12) |
| 四 加强沿途劝阻工作..... | (17) |
| 五 遣送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口返乡生产..... | (21) |
| 六 加强对戶口、物資供应和自由市場的管理..... | (26) |
| 七 通过劳动部門統一調配和招收劳动力..... | (30) |
| 八 共青团、妇联、工会等組織要和政府密切配合… | (34) |
| 九 妥善进行对回乡人員的安置工作..... | (39) |
| 十 为建設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而奋斗..... | (42) |

一 为什么要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

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，是一件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。它关系到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，关系到工农联盟，关系到许多人的正常生活。几年来，經過各級人民政府在农村中大力进行宣傳，劝阻人們不要盲目外流，在城市中动员盲目流入的人口还乡生产，特別是1957年下半年农村中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生产建設高潮，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現象，已經大大減少了。但是，这种現象还不可能一下就沒有了，我們还应把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当作一項重要工作。

最近，我們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确定了鼓足干勁、力爭上游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，这对全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。我們广大农民应当为实现这条总路綫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。积极搞好生产，不盲目到外地流动，对保証国家生产建設的順利进行是有很大作用的。

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57年12月18日发布了“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”，各地也都在認真进行这一工作，这是对农村和城市、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很大好处的。

对农村有什么好处呢？我們可以看到：盲目外流的人口中多数是青壮年，多数是农业战綫上的主力军。拿1956年秋后至1957年夏收全国盲目外流的农村人口來說，其中青壮年占到60%以上。由于这些人放棄了农业生产，跑到城市和工

矿区去，农村中的劳动力必然减少，农业生产必然受到很大损失。有些地方由于劳动力外流过多，不能适时播种，不能精耕细作，以致影响了收成，甚至荒废了田地。如河北省武清县安标庄农业社，1957年春参加生产的人数由230人降为120人，劳动力减少了一半，使1,400亩麦田少锄了一遍，500亩春苗延误了开苗时间，副业生产更全部停顿了；该县相土屯农业社，因为有55个劳动力外出，留在村的人情绪低落，出勤人数一度下降90%，当时这个社有1,000多亩棉花需要开苗，500亩玉米需要锄二遍，50亩山芋等待栽秧，结果这些活都推迟了10多天。有些地方由于农业社的干部和骨干分子也都跑出去了，使工作无人领导，生产无人过问，严重影响了农业社的巩固。如1957年春河南省扶沟县外流农村人口13,445人，其中有农业社干部420人，党员217人，团员877人。青海省民和县大庄乡崔家灣社，有一生产队长外出后，16个队员接连几天没有下地；唐卡社副社长外出后，社员们说：“副主任都走了，我们还干什么呢？不如自想办法！”目前各地正在开展农业生产大跃进，为提前实现“全国农业发展纲要（第二次修正草案）”四十条而奋斗，如果全国所有农村都能教育广大群众安心农业生产，不再四出流动，使农业生产不断向前跃进，这样就会提前建成社会主义的新农村，使人们早日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，这难道不是我们全国农民长久的最大的利益吗？

对城市有什么好处呢？大批农民盲目流入城市，增多了消费人口，给城市带来了各方面的困难。首先是影响到对城市居民就业的安排。如广州市从1953年到1957年8月人口增加22万之多，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农村人口盲目流入该市的。

其次是粮食、煤炭、副食品和日用品的消費量增加，造成了市場供应的緊張局面。如1957年河北省文安、大城、靜海、武清等县，盲目流入天津市的农村人口达59,000多人，使天津市每月增加粮食供应量二千多萬斤，突破国家規定的供应指标很多。再次是引起城市住宅、文化、卫生、交通等一系列的緊張情况。单就住宅一項來說，广州市由于人口的激增，五年来就在建房上投資一亿多元，比該市第一个五年計劃头四年的工业基本建設投資还要多。特別是有些地主、富农、坏分子等乘机混入城市，逃避管制、监督，进行投机、造謠、破坏、盗窃等活动，严重地影响了城市的社會治安。据河南省扶沟县調查，1957年春盲目外流的人口中就有地主283人，富农264人，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246人。該省郑州市在遣返外流人口时，查获了一个携带短枪、軍刀的大流氓分子安金彪；还查获了一个冒充农民、先后在北京、天津、徐州等城市騙取国家路費的大騙子乔萍。如果各地能够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入城，已經入城的还乡生产，这样就会大大減輕国家对城市的負担，使城市更好地进行生产建設，加速工业化 的实现，对发展农业生产作出更大的支援，同时，也使城市社會秩序更加良好。这难道对城乡人民不是都有很大利益嗎？

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？除了以上所說的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給工农业生产建設造成的損失，直接关系整个国家利益外，在劝阻、遣送盲目外流人口的工作中，給国家造成的人力、物力、財力的消耗也是很大的。拿路費补助來說：据陝西省1957年統計，共遣返外省流入的农村人口189,000多人，国家补助路費达1,972,000多元，相当該省全年农村社会救济費（对貧困戶的救济）的120%。拿交通運輸來說：每年

成批遣送外流人口，鐵道部門都要在計劃之外調撥許多車皮，影响了建設器材物資的及时調運，使国家受到不少的損失。拿人力來說：每年为了劝阻、遣返盲目外流人口，都有大批干部一連几个月在劝阻站工作，还有不少干部要远地接送盲目外流人口还乡，仅陝西省1957年27个市县統計，投入这方面的干部就有576人，其中有不少負責干部放下了重要的工作，专门来搞这项工作。如果各地認真扭轉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現象，国家每年投入这方面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就可节省下来，用于工农业生产建設事業。这对国家、对人民难道沒有很大利益嗎？

对个人有什么好处呢？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結果，給他們自己也制造了不少痛苦和損失。有些人为了到城市找工作，不惜出卖财产，筹划路費，結果工作找不到，还弄得倾家蕩產，欠了很多債。如陝西省柞水县紅岩寺乡农民华定中全家八口人，外出时将所有家产变卖的一干二淨，到外乡后，因無处安家，不到半个月就把隨身帶的錢全部花完了，最后只得求政府帮助；城关乡农民刘定园将全部家产变卖了200多元，外出几个月，找不到出路，只好返乡，不但把200多元花光，回到家里連个落脚的地方都沒有，过年时一个人孤独地借宿在一間破窑里。有些人离乡背井，在外人地两生，沒有固定的住处，沒有安定的生活，受了不少的苦，甚至发生了不幸的事故。如河南、安徽等省盲目流入西安市的农民，因找不到工作，沿街乞討为生，住在郊区的破窑洞內，不幸因窑洞倒塌，压死六人，并因燒火取暖，不慎燒死五人。特別是外流的人，在外漂蕩的結果，社里的工分落了空，秋收分配时，大家都分得很多，自己什么也沒分到，造

成了生活困难。如浙江省嘉善县里澤乡农民陈金奎等三人，于1957年10月盲目到北京找工作，結果工作沒找到，农业工分也沒分到，还亏了一大笔債。河南省汝南县水屯农业社1957年2月初到3月底，一般社員都作了20多个劳动日，折款十四、五元，农民薪振川春节后一直东奔西跑，一分未挣，做生意还亏了十几元，弄得生活沒办法。如果各地不使农村人口盲目外流，将会減少許多人的痛苦，使他們过着正常的生活，这难道对广大农村群众不是有很大利益嗎？

由此可見，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，我們广大城乡基层干部，都应当以高度負責的精神，認真进行這項工作，使长期以来都沒有得到解决的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問題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。

二 教育农村广大群众， 安心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設

农民盲目外流，大都是由于存在着“喜工厌农”、羨慕城市生活等錯誤思想而引起的。如果树立起社会主义的思想，就会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設，不会发生盲目外流；如果缺乏社会主义的觉悟，就会不安心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設，必然发生盲目外流。因此，加强对农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，結合全民整风大辯論，展开大爭大辯，使广大农民群众認清农业生产的重要性，乃是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重要关键。

在农村广大群众中，有那些錯誤思想需要批判呢？

第一、应当批判那种“喜工厌农”，認為农业生产“沒有出息”，“沒有前途”的思想。有的农民不認識农业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設中所占的重要地位，他們認為：“只有参加工业建設才是光荣的”，“种地、拾粪、拉大車、赶牲口是沒有出息的人干的，沒有什么发展前途”，因而产生了“喜工厌农”的思想，企图抛棄农业，到城市去做工。这种思想，在农村的一部分青年群众中表現得比較突出，有些中、小学毕业生和复員轉业軍人，也有这种思想。經過1957年下半年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大辯論以后，这种思想已經大大減少了，但還沒有完全清除，需要繼續向农民反复进行教育。首先，我們應該清楚：干农业并不是“沒有出息”的，工人和农民的劳动都是光荣的，都是建設社会主义所不可缺少的。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方針，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，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。农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，农业生产不仅是全国人民吃饭、穿衣的来源，而且也是工业发展的基础。农业充分发展了，工业的原料、市場和資金等問題便可以得到更好的解决。目前我国全部工业产值中，用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产值約占5%左右；农付产品和用农业原料制成的工业品，在国内市場的商品供应中約占9%左右，在出口总额中約占75%左右。这样看来，农业的发展，对国民经济有着重大的影响。沒有农业的发展，工业发展的速度就会降低下来，人民的生活就無法改善。既然农业生产这样重要，說是干农业“沒有出息”，难道不是极端錯誤的嗎？其次，我們也應該清楚：农业生产并不是“沒有前途”的，我国的农业生产不仅有前途，而且是大有前途。我們的国家，不光要在城市中建設社会主义，同时，要

在广大农村建設社会主义，使社会主义遍地开花。中共中央提出的“全国农业发展綱要（第二次修正草案）”，是发展农业生产和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偉大的綱領，目前全国人民正在努力提前实现这个綱領，爭取在三年內改变农村面貌。不光要在农村发展农业生产、发展多种經濟，还要在农村建立为农业服务的小型工厂，如化学肥料厂、农产品加工厂、农具修造厂等等，为实现农业机械化、电气化、科学化創造条件。这样看来，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設，前途是不可限量的。既然是这样，說是农业生产“沒有前途”，难道不也是极端錯誤的嗎？

第二、应当批判那种羨慕城市生活、貪图目前安逸的思想。有的农民对城市和农村、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差別，缺乏全面的認識。他們認為：“城乡生活水平悬殊太大”，因而有些人“身在田里，心在城里”。这种思想，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农民生活的改善，已有很大轉变，但在部分农民中仍然殘存着，特別是少数二流子、懶汉，好逸惡勞的思想尤其严重。我們对这种思想必須有正确的認識。首先，拿工人的劳动輕重來說，工人特別是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如炼鋼工人、采煤工人等，或在高热的爐旁，或在深深的矿坑，每天的劳动都很緊張，每年至少要做三百个以上的工作日，因此，他們的劳动是相当繁重的，和农民的劳动比較起来，并不輕松。再拿城乡之間和工农之間的生活水平來說，虽然目前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別，但并不是悬殊太大。当我们加以比較的时候，应当考虑到两者之間的历史情况和不同的生活条件。在旧中国，广大农民过着衣不蔽体、食不飽肚、糠菜半年粮的生活。解放以后，經過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，

农民的生活已經有了显著的提高。1956年农民的消費水平比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大約提高32.3%，比恢复时期的最后一年（1952年）大約提高12.5%。如果只从貨币收入来比較，当然目前职工和农民的消費水平还有一定差別。1956年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消費額为81元，职工每人每年平均消費額为179.6元，职工的消費額比农民高出一倍多。但是，我們都知道，农民的許多消費品，帶着很大的自給性質，不用花錢；而职工的許多消費品，差不多都是商品性質，吃飯、吃菜、喝水、燒煤、住房、用电等等，都要花錢。在农村維持有吃有穿的生活，大約每人每月只要开支5元，在城市維持同等的生活就需开支10元。根据在湖南省攸县大兴农业社調查：社員李裕芳，全家六口人，全年消費的实物折款301元。以同样的实物折成北京的价格是728元，折成上海的价格是743元。这样看来，城市中的消費額的确比农村大的多，城乡之間目前的生活差別并不是太大的。总之，我国工人和农民目前的生活都还不算富裕，但这种現象只是暫时的。中共中央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計劃之内，农业社集体經濟的收入，加上社員家庭副业收入，按人口平均，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收入。事实上，全国有很多的农业社，已經实现了这个要求。今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大跃进，农民的生活水平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迅速得到提高。那种叫喊农村太苦、羨慕城市生活的思想也是錯誤的。

第三、应当批判那种認為“城市好混”、就业容易的思想。有些农民听到一些傳說，什么“城市里到处用人”啦，“隨地都能找到事干”啦，“城市里賺現錢、农业社里記工分”啦，“混一天可以养活几口人”啦，等等。于是有些人

“听到风就是雨”，信以为真，千方百计的向城市里跑，梦想赚大钱，发洋财。其实这些传说都是不可靠的，许多人因此吃了大亏。我们都应该知道：国家的经济建设是按计划进行的，不能随便添用劳动力。即使需要人，也要由劳动部门统一调配，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订立用人合同，按合同办事，不能乱来。而且，目前大批干部向农村下放，大批中、小学毕业生输送到农村，一些干部和军官家属也动员返乡，“下乡上山”支援农业战线，农民自己反而向城市乱跑，这是很不应该的。江苏省的农民纪应富，过去不安心农业生产，跑到南京去找临时工，流浪了几个月，混不出吃来，这次看到很多老干部也下乡建设新农村，受到很大的感动，他说：“机关干部、大学生都下乡生产，我为什么要在城市里飘荡？我本来是农民，建设新农村更有责任！”这个农民的话是正确的，所有企图盲目外流的农民都必须认识建设新农村的重大意义，扭转不正确的想法。

第四、应当批判那种在灾荒面前悲观失望、逃避困难的思想。在灾害突然袭击下，往往有些农民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，灰心丧气，打算借逃荒躲避困难。有的社干部也丧失了信心，以为“穷家难当”，于是放弃领导，带头逃荒。因此，受灾地区更应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教育，迅速稳定群众的情绪，使他们保持高昂的干劲，搞好灾区的生产，不要盲目外流。最主要的是，必须使每个人都看到我们战胜灾荒的有利条件：

(一) 我们有农业社的优越力量。农业社里，人是有组织的，财力、物力是集中的，因此能够在紧急情况下，抢救受灾的农作物，进行补种、改种，争取“受灾不减产”或

“減产不減收”；而且也能够統一掌握和使用各種經濟力量，加速經營，扩大再生产，創造渡荒和农业基本建設的物質条件，爭取“消灭当年的灾”，又“防备以后的灾”。只要我們在农业社統一領導下，积极想办法，开展生产大跃进，灾害带来的暫時困难，是完全可以克服的。如果看不到农业社的这些优越条件，受灾后失去信心，抛开农业社，盲目出去逃荒，那么就会招来更大的困难，正如有些灾区群众說的：“誰离开了社，誰就象树离开了根。”

(二) 我們有广大非灾区人民的支援。我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領導下，形成了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，不論那个地区受灾，其他地区的群众，都会当作自己的灾难，热情地給予帮助。因此，我們受灾以后，并不是孤立的，我們有广大非灾区人民的支援，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。如果看不到在我們国家里这种社会主义的互助关系，受灾以后就悲观失望，到外地去逃荒，那么不但逃到那里，給那里增加困难，而且自己的生活也無保証。

(三) 我們有党和政府的領導和支持。在旧社会里，人民受了灾，統治阶级不但不救灾，反而趁机加紧剥削，貪污捐款，大发“灾荒财”，因之灾区人民只好卖兒卖女，或者逃荒要饭。1918年到1920年，西北大旱灾，据国民党陕西省伪赈务委员会調查：37县就有100多万妇女离开了本乡，其中逃荒的70多万，被贩卖的30多万；加上男子，则全省离乡的达200万人左右，占全省人口六分之一，这是多么駭人听聞的事！今天的情况大不同了，党和政府对灾区群众無限关心，各級干部和群众在一起，同甘苦、共患难，出主意、想办法，积极开展生产，坚决和灾荒作斗争！在困

難一時無法克服的時候，國家還撥出大量款項和物資，支援受災群眾。這樣看來，某些灾区干部、群众的悲觀失望情緒是不應該的，逃荒躲避困難也是完全錯誤的。

教育農民安心農業生產和農村建設，是一項複雜細致的工作，各個鄉、社應當把它當作開展社會主義教育的一個重要內容，發動群眾展開大辯論，用擺事實、講道理、算細賬以及回憶對比等辦法，幫助大家認明是非、分清利害、提高覺悟、打通思想。山東省蒼山縣蘆塘鄉，1957年遭受了水、旱災害，秋季減產83%，群眾情緒普遍不安，全鄉816戶中，十月初準備外流的就有242戶。鄉的黨總支，針對這種情況，首先召開了總支委員會，學習了有關生產救災的政策指示，統一了黨員的思想認識，然後召開全體社員大會，進行勤儉辦社、勤儉持家和生產自救的教育，說明外流的害處：第一、社員外流，全鄉將有7,000畝小麥種不上，來年的日子更難過；第二、社員外流，一戶最低少積70筐糞，對生產不利，也減少了社員收入；第三、跑到外地，給當地增加麻煩，自己的生活也無保証。經過這番教育，又發動大家展開爭辯討論，最後社員們一致認識到“在家千日好，出門時時難”，“一逃三荒、越逃越荒”；只有積極開展生產，才是战胜災荒的根本辦法。會後黨總支又進行了“全面規劃、逐戶安排”，社員們的情緒迅速穩定下來，積極參加了冬季生產，沒有一戶外流的。這一事實說明了：只要思想教育工作做得好，農民的思想就能很快扭轉過來，重新鼓起生產干勁，打消外流的念頭。

三 統籌安排生产和生活， 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

农民盲目外流的另一个原因，是還沒有把每个农民的力量妥善組織到生产中去，還沒有調動起每个农民的积极性，共同为建設新农村而奋斗。由于生产安排的不妥善，有些农民觉得沒有什么搞头，于是就想离开农村，到城市中去別寻出路。因此，积极从生产上打主意，开展生产大跃进，把所有的农民都妥善地組織到生产中去，也是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一个重要措施。同时，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，广大群众也就打消了外流的念头。

农业合作化的实现，为农村劳动力的运用，开辟了广闊的道路，把每一个农民合理的安排到生产中去，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，是完全可以做到的。自1957年下半年农村中开展了社会主义大辯論，农业生产开始了空前的大跃进以来，各地接連不断地突破生产指标，一次又一次地修改生产計劃，所有这些都証明农业經濟有很大的潜在力量，农村的生产建設是大有搞头的。有些人認為：我国农业經濟的特点是人多地少，劳动力过剩，农业合作化以后，劳动力过剩的現象就会变得更加突出，这是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一个基本原因。其实，这些人的想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。毛主席早就指出：“在許多地方，合作化的實踐，打破了人們的这种顧慮，劳动力不是过剩，而是不足。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，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，那是因为還沒有扩大生产規模，還沒有

进行多种經營，耕作也還沒有精致化的緣故。对于很多地方說來，生产的規模大了，經營的部門多了，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深度擴張了，工作做得精致了，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。”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）現在农村就已經发生因为人手不足，有些事干不过来的現象。“全国农业发展綱要（第二次修正草案）”四十条，每一条都是要人做的，都实行起来，劳动力就需要很多，人畜不足、忙不过来的情况会越来越多，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：“这种情形，現在只是在开始，将来会一年年地发展起来，农业机械化以后也将是这样。”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）根据这种情况，难道还愁农村中劳动力过剩，还愁有人沒活干嗎？因此，那种認為农村中無法容納过剩劳力，以致放任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現象是完全錯誤的。

通过安排生产，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，不論在自然条件好的或坏的地区都是可以办到的。有些人認為：在他們那里，自然条件不好，穷山恶水，土地瘠薄，发展生产困难很多，农民外流是一种历史习惯和自然趋势，是无法制止的。其实，这些人的看法是錯誤的，是一种右傾保守思想。我們看到：不少貧瘠地区，正因为他们那里自然条件不好，干部、群众更加鼓起革命干勁，下定改造自然的决心，千方百計地寻找适合当地条件的增产办法，經過短短几年的努力，終于战胜了穷山恶水，改变了貧困面貌，也就彻底消灭了群众缺吃少穿和每年都有大量人口盲目外流的現象。比如河南省济源县北靠太行山、南濱黄河，境内还有蟒河，是經常闹灾的穷地方，这里的农民曾經貧困到这样的程度：不但在灾年，就是在平常年景，人們也过着半飢半飽的生活，正如农

民所形容的：“早上糠，中午湯，晚上稀飯照月亮。”農民們被迫大批外流的現象，每年都有發生。但是，在人民作了主人的時代，是不能讓這種貧困局面長期保持下去的。自1952年起，濟源縣領導機關就開始重視改變自然面貌的工作。1955年高級合作化和“全國農業發展綱要（草案）”公布以後，濟源縣更制訂了改變自然面貌的全面規劃，領導全縣人民進行大規模的水利建設和水土保持工作，擴大了耕地面積，增多了水澆地及水田，控制了絕大部分流域面積，獲得了連續四年的丰收。同1949年相比，1956年糧食單位面積產量由94斤增加到168.4斤；總產量由6,638萬斤增加到19,778萬斤；每人平均占有糧食由227.4斤增加到698斤；全縣農業社有91.8%的社員增加了收入，徹底改變了人們半飢半飽的生活狀況，历年農民大批外流的現象得到了根本制止。濟源縣能夠辦到的事，其他貧瘠地區同樣是可以辦到的。

通過安排生產，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，不僅在一般農村，就是在受災農村也是可以辦到的。有些人認為：在他們那裡，受了嚴重的災害，莊稼沒有收，口糧沒有分够，群眾的生活難以維持，農民外流是不可避免的。其實，這些人的看法也是錯誤的，是一種消極畏難情緒。我們看到：不少災區，災害雖然打亂了原來的生產秩序，但他們仍然保持高昂的革命干勁，再接再厲地向災荒作鬥爭，積極擴大再生產，彌補受災損失，經過短短幾個月的努力，終於战胜了災荒，不僅保證了群眾有吃、有穿，生活安定，而且和非災區一樣掀起了生產建設的高潮，沒有一戶農民盲目外流。比如山西省平順縣金星農林牧生產合作社，1956年秋季，莊稼長的本來挺好，突然遭受了冰雹、暴風、雨澇等災害，據估計